

不過，對於原住民族來說，這些都是站在「他者」角度的書寫，在時代侷限及文化偏見的影響下，往往形塑對「被書寫者」的謬誤認知。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原住民族為主體，透過「逆寫」(write back) 翻轉閱讀？我們邀請多位專家學者、不同領域的「逆寫夥伴」：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國立臺灣文學館，依據各自專長來思考：「番」如何「逆寫」清帝國文獻？

數位時代，使用 3C 與網路幾乎是現代人的標準配備，也意味著當展覽文物在線上進行全文影像開放，設置搭配的書寫專區後，民眾不再受到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得以抒發對於歷史文物的新詮釋。此次的「逆寫計畫」專區，即有公開選件的數位影像及滿文翻譯，鼓勵民眾站在累積原民族文化資產的立場，投入國家典藏物件的「去殖民」工作；並在多元開放與文化近用間，讓過去與現代對話，為清帝國官方檔案注入新的視角，創造具有當代意義的詮釋與演繹。藉此打破刻板印象的壟斷，使「被邊緣者」成為中心，進而讓原住民族回復「第一人稱」的主體性。

跨域合作的深度與新意

與原住民族文學家的交流，是此次計畫的一大亮點。除了孫大川教授以專題演講的形式，分享對展覽的觀點，給予反饋省思；臺文館也邀請不同世代的各族群原住民族作家——布農族的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排灣族的利格拉樂·阿鳩，以及卑南族的馬翊航共同參與。

原住民族作家們經由實地走訪觀展，寫下了接觸展覽史料後的反思，賦予文物嶄新的詮釋，深刻彰顯「逆寫計畫」的意義與價值。此外，我也以策展人的身分與馬翊航在「故宮 Podcast」節目，以「『原』來在這裡！開箱『什麼是「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特展」為題對談。藉由「故宮」、「臺文館」與原住民族作家的串聯，讓文學與歷史展開充滿深度與新意的對話，也為跨域合作開發充滿可能性的揮灑空間。

關於 蔡承豪



蔡承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擔任研究與策展等工作。著有〈從帝國櫺窗到南島觀點：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臺灣原住民展示〉、〈跨境流動與詮釋建構：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牡丹社事件文物〉等學術論文，並共同撰有《小的臺灣史》、《臺灣番著文化誌》等歷史普及著作。

界, 其實一直都存在……

卜袞作為原住民族的生命歷程

A Border is Always Present: Life History as An Indigenous

文：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圖：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國立故宮博物院

| 「番」的逆寫——當代原住民族 vs 帝國文獻

| The Write Back of “Fandz”

「開山撫番」，可說是清帝國與臺灣原住民族接觸的起點，觀展過程中，卜袞一方面在腦海中對照祖父與父親曾說過的部落歷史；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自身從「番」到「山地同胞」、再到「原住民族」的生命歷程。畢生與原運攜手並進，他想問的是：「當『番』終於可以『逆寫』，是否表示漢人真的釋懷了？」

Min'uni a Bukun mas Huanaa. (卜袞成了「番仔」)

回顧卜袞成為番的記憶和歷程，仿如心靈、靈魂、身體各自分離的行走生命的各個階段。糾結、纏繞、殘酷暴行炙烤著卜袞的生命。至今，在深沉的潛意識裡仍有著一尾巨蟒在纏繞著卜袞的靈魂，吞噬著卜袞的生命。在有形的世界和無形的世界中突破了水平面的界線，這巨蟒可自由地在身體和靈魂之間任意遊走的傷害有形與無形的身心靈。不知道這是或然，還是必然的原住民宿命？

卜袞出生於民國 45 年（西元 1956 年）的高雄縣三民鄉民權村（現今高雄市那瑪區瑪雅里民權國小現址），活動空間則含括現今的那瑪夏區與桃園區兩地。那是與世隔絕的、封閉的、純粹的一個布農族人的空間世界。在這裡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會說我是「Bunun」（布農人），每一個人都使用布農語說話。記得大約在民國 54 年（西元 1965 年）的暑假結束後，卜袞的父親爲了要讓卜袞能接軌外面漢人的世界，舉家（不含父親）移民到說河洛語的河洛人的世界遊學，從此開展了新的視界、體驗、感受異族人的文化，諸如，新年的紅包文化、端午節的粽子文化、廟宇文化活動、各種神祇的街道巡禮，也喜歡廟口河洛語的布袋戲和歌仔戲。可是，相對的傷害也於焉啟動。

當卜袞還不會說河洛語時，對於「Huanaa」（番仔）這個詞彙是無感的、無意義的。所以，並無所謂「落後」、「不文明」、「無知識」、「無理」、「盲撞」、「笨」等等的駕臨影響，直至學會了河洛話以後，「Huanaa」這個詞彙才真正對卜袞有了意義上和價值上的對價關係。不過，在學校的空間領域是不能說方言的，所以，一般而言都還算和平，只不過冠上了「山地同學」或「山地生」時，這些平地學生仍然找到了「Huanaa」的對等出口，平地同學會刻意一起喊著：「山地同胞吃草包。」

民國 63 年（1974）就讀於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時，來了一位從花蓮玉里某高中的布農族轉學生，典型的棕黑、壯碩、虎背熊腰、中等身材，門牙斜斷。閒聊之中得知該布農族學生是該校的柔道隊隊長、游泳隊隊長，在校是一位風雲人物，卻因「Huanaa」這個詞彙在數次的戰鬥中，最終在校園的腳踏車停車場的戰鬥中，被該校和校外的小混混聯合打斷了牙齒，更以扁鑽刺破他的肚子，事後被他的牧師父親送到淡水淡江中學來就讀，離開了那原屬於布農族人的領域。

卜袞就讀小學 4 年級時，剛好上了吳鳳這一課，這個課程炸鍋班上同學，最後由卜袞承擔了吳鳳的犧牲，而轉嫁的是下課成了官兵追逐拿下殺人犯的戲碼，老師一直都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是在老師進教室後才會進教室，罰站成了我的救贖。後來，卜袞常調侃自己：這可能是造就卜袞在橄欖球場上能閃、能跑的原因吧！這樣的效應也蔓延到隔壁學校。雖有濺血、淚泣、傷痛、霸凌、不對稱的戰鬥，不過，並未危及到我的生命。長大後才知道「淚水是分不出喜樂或者是悲傷的成分」的。

當深山的山地人隨著青山、謝雷、張琪、鳳飛飛等的歌聲下到平原的都市尋求另一種生計時，山地人不管在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任何職場，以及，各層級學校的學生、公務體系的職員，都見識到了因「Huanaa」這個詞彙所造成的不同層級、深淺的有形無形的傷害和貶抑。在個人方面遭受毆打、霸凌、身體侵犯、強暴、買賣、勞力出售等等羞辱，甚至因衝突導致學生輟學、逃學，寧願放棄受教育的機會，也不願意受到霸凌。在社會上因衝突導致殘廢、死亡的事件在當時時有所聞。而在集體民族方面，殖民者以汙名、落後、沒文化、不文明，沒教養、須教育給予負面形象與標籤，致使原住民無端地成爲了另類人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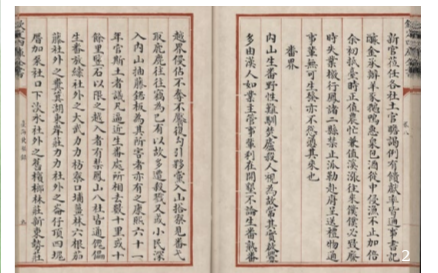
三個不同空間向度的矛盾與盾

*【羅妹號事件】

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恆春一帶發生災難，船員進入當地原住民領域被殺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來臺協商，希望能與原住民頭目會面，臺灣官員告知「番地」不歸管轄。

*【牡丹社事件】

1874 年琉球船遭颶風漂流臺灣東南部，被原住民族殺害，日本藉機代琉球向清帝國提出交涉。日本藉口懲示臺灣南部原住民族，派兵攻打恆春半島原住民。最後清帝國簽訂賠款的「北京專約」後，日本退兵。



- 1 乾隆年間鳳山縣境內的土牛紅線標示與隘寮 清 乾隆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冊 鼎建僑儒生番隘寮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2 清 黃叔瓚《臺海史棧錄》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上面所謂的事件中（第一人稱敘述）可以看見三個互不隸屬的空間向度，各自表達了空間主權、國家意識、互不隸屬之間產生的矛盾與衝突。在人類歷史線軸上，臺灣原住民族之一或之二「被」註記了。這意味著空間板塊的位移和重疊，雖然向度仍然是不同的。

* 界出「番」界，黥面與枷鎖

- 西元 1722 年（康熙 61 年）土牛界碑
- 西元 1886 年（光緒 12 年）土牛界碑
- 西元 1895 年（明治 31 年）土牛界碑
- 西元 1947 年（民國 36 年）山地保留地
- ???

| Ahudingki | 電索陷阱 |
|---|--------------------------|
| Saduav a asia Lukis a balukan a. Ahudingki saia. | 請看樹上的瓷器 / 碗 那是電索陷阱 |
| Maaz bis saia i ? Sinpal'ahus Lipun habas. | 那是什麼呢？ 以前的日本人套索用的 |
| Na'ispikua bis saia i ? Na'ispal'ahus ma'ita tu Bunun. | 那個要做什麼用的呢？ 要用來套索我們布農人 |



1 卜袞就讀高中時用父親的相機為部落親族留下的影像。
2 卜袞的語言和文化導師：左 1 為父親，是從語言進入文學的啟蒙者；中為具有祭司身分的祖父，是文化祭儀的指導和典故口述者。

小時候卜袞常常隨著父親的腳步遊走在高雄山區的布農族國度，上面的對話是卜袞大約小學五或六年級時，前往舅公位於桃源鄉寶山村的家，路過檢查哨時，卜袞的父親將日本殖民帝國留下來的力量、象徵權力的東西，作為布農族歷史教育的現場。如果說這是卜袞對於「界」的現象認識的話，那麼，在旗山的就讀和生活無疑造成了卜袞心靈的「界」。

| Hais ¹ | 界 |
|--|--|
| Maitasaang a tus'aan tu nii tu isdudumduman masa niang a bununan punastuun nastutin Itu bunun tu savishapzan Maipinhais mas tus'atan tu hanian mas labian Maaz haisan dau hai Maszang ludun tu pinhaisus vahlas mapalbabaas Kistuzustuzus a haidangis kahahaisan I Maani kusinghailiun a is'ang makakulut Maani sitataisun a is'angis kahahaisan | 天是一個完整沒有黑暗的 當人類尚未被放置地球上時 是人類的箭符 將天界分成白晝與黑夜 這個界呢 好比山被河流界分側落在兩側 血不斷地滴落當正在刻劃界線時 因為 建界時心好像 被刀刻畫被撕裂著 |

[1] 〈hais〉，《Asik.Kaihaninguas buan.vali.panhaizuzu-isBukun tu painsing' avas Ludun' usaviah》（〈界〉，《山棕·月影·太陽·迴旋——卜袞玉山的回音》）

生活在旗山，除了同儕的族群界碑之外，在那偏僻、境外的地域裡，大人的社會亦然存在著偏狹的族群隘勇，在幾次的對話中，那些河洛族群的大人們並不承認「他們」是臺灣人，而是不斷的強調「我是唐山人」。曾幾何時，「他們」成了臺灣人，而卜袞成了「原住民」。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祭儀曲) 下和諧的臺灣人權建構

1994 年 正名原住民 殖民總統李登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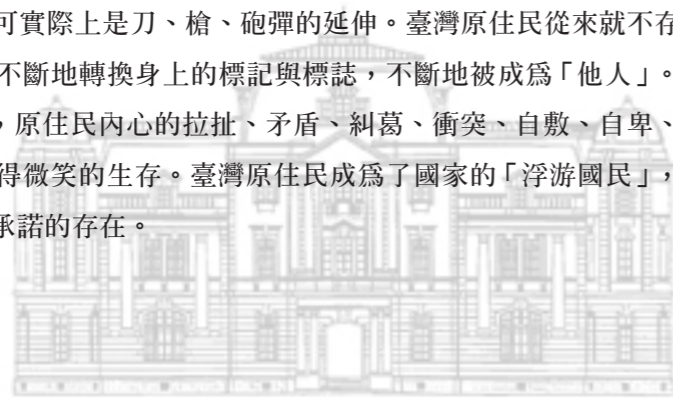
1999 年 《原住民族和臺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簽訂 殖民總統參選人陳水扁

2002 年 《原住民族和臺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簽訂 殖民總統陳水扁

2016 年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 殖民總統蔡英文

2020 年 總統向原住民道歉 殖民總統蔡英文

歷史上的番、蕃、高砂族、山地同胞／山胞到現今的原住民，其中的「界」，追根究柢就在於「被」與「不被」之間的主體性捍衛。歷代的殖民者一直以來都對原生種的原住民以國家的概念，虛構一個共構、共存、共生的體制，包括人權、治權、生存領域、法律和憲法，可實際上是刀、槍、砲彈的延伸。臺灣原住民從來就不存在過選擇國家的權力；而是不斷地轉換身上的標記與標誌，不斷地被成爲「他人」。在被成爲「他人」的過程中，原住民內心的拉扯、矛盾、糾葛、衝突、自欺、自卑、否定自我、自我膨脹，以求得微笑的生存。臺灣原住民成爲了國家的「浮游國民」，一個被建構在道德層次下的承諾的存在。



關於 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Bukun Ismahasan Islituan)，漢名林聖賢，布農族人，出身於高雄縣三民鄉（今高雄市那瑪夏區），中正大學臺文所碩士，曾任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第三屆董事長等職。著有《山棕月影》、《太陽迴旋的地方》等雙語詩集；其後增補布農神話典故，合併出版《山棕·月影·太陽·迴旋——卜袞玉山的回音》。

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

第一波運動

1984 年 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簡稱原權會）

第二波運動

2000 年 民主進步黨執政

第三波運動與進程

2015 年 2 月 28 日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守護聯盟 TICTO

訴求：自主宣告 交互承認 生存佔領 實質自理 共同經營 永續生技

2019 年 原住民族自決聯合

訴求：回復固有主權 歸還傳統領域 賠償損害破壞 協同修復重建

2020 年 進入殖民國家中華民國總統府面見殖民總統蔡英文

訴求：解除殖民關係 共構新國家



原住民第三波運動的主要訴求和目的，是透過修憲達成臺灣人權的再提升與實踐各民族的生存尊嚴價值。臺灣原住民布農族人的世界觀、宇宙觀，對於生命是以「平視」的視角，作爲「觀」的基點來共構生命世界。所謂的「共構概念」是以臺灣的四大民族：（1）荷蘭、清朝以降到 1949 年以前移民到臺灣來的河洛人、客家人。（2）1949 年以後隨國民黨移民的外省人。（3）近年因工作或婚姻關係移民臺灣的外籍移工。（4）臺灣原生種的原住民，作爲四個角點共構金字塔型的憲法國家，讓每一個民族都在共構、共有、共享的基礎上享有憲法上、政治上的平視。

Maaz a mastanin tu tumananuun tu paitiskulazan hai sias tatangisin tu is'ang.

最真實的苦難是靈魂的哭泣。